

还是从《南通日报·阅读》(2020年3月1日)的新书架上,得知作家冯骥才出了一本随笔集《书房—世界》,我便上网预订。前不久到手,但读罢不忍释手。

众所周知,书房,作为一个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处处折射出作者隐秘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许多作家的书房不轻易示人。譬如,即便是出过一本《书房一角》的周作人,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但是,冯骥才坦然以书房中的一物一景起兴,譬如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架上的书、词典、手抄本、烛台、老墨、老黄历……娓娓道来,串联起人生的细节,引申出不能忘却的纪念,或是人生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意境深邃而辽阔。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读着读着,随着书中77篇精妙短文、近百幅照片,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原来,他的书房就名“心居”,因为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言难抑,非写不可,书房乃心居之处,故称心居。冯骥才

时隔多年重读《包法利夫人》,时常心惊肉跳:爱玛就是我!剔除她感情出轨、举债度日的疯狂部分,很多时候她的所思所想与我不谋而合,也终于理解了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含义。伟大的作家就有解剖自己与人类共性的能力,手法精准狠。

小镇姑娘爱玛出生在富裕农民之家,在修道院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她爱教堂的花卉、宗教的音乐,并在浪漫主义小说的熏陶下成长为文艺青年。懂跳舞、地理、素描、刺绣和弹琴,爱看小说,喜欢幻想,向往闪闪发光的巴黎。在不懂爱情时,就嫁给天资平平、忠厚老实的乡村医生查理,成为包法利夫人。

按理说,一个飘在云端的文艺女青年,嫁给一个脚踏实地的医生过着有用人间候的小资生活,应是最合理的搭配模式。要不然,一个太虚幻,一个太写实。“查理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骑着马,四乡奔波”,而家中衣着讲究、秀媚娇嗲的太太,“会给蜡

“不疾不徐,有如走路的速度,走得波澜不惊,走得温暖踏实,一直走到心都出其不意地静下来”——第二次读是枝裕和的随笔集《有如走路的速度》,我记住了这句话。与其说这是是枝裕和的生活态度,不如说也是我向往的生活态度。

书中的一些细节,带给我启发。

和歌诗人永田和宏的妻子患癌症,大限将至。永田作了首和歌:“过一日/少一日/与你的时间/夏至将至。”永田说,和歌基本不会言及悲哀。不言明,只是让读者从简短的语句中感受言外之意。是枝裕和觉得这个观点也适用于电影,不言明,而是把悲伤和

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前夕,我喜得一本由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后代分会新编辑的“南通新四军老战士纪念文集”——《父辈足迹》。打开扉页,一段文字跃然眼前:

81年前,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大地诞生了一支与八路军齐名的英雄队伍——新四军。就此开始,军旗猎猎,铁流滚滚,这支英雄的队伍在东进的号角声中,驰骋于江淮河岸,纵横于大江南北……我们的父辈就在这支队伍中。

阅读书中前面几篇,一批建国初期南通地区老领导的熟悉名字映入眼帘:周一峰、谢克东、胡莫南、曹衍正、周白、王太祥、陈世魁等,过去,我们对他们中的部分人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了解并不多,通过阅读,我们知道了,他们都是1940年新四军东进后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在猎猎的红旗下,在震耳的枪炮声中,在凶险的隐蔽阵地上,在滚滚的支前队伍里,我们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读懂了他们的青春,他们是血火斗争中不屈挺立的坚强战士,是百万老百姓心中铁的新四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含辛茹苦,接续奋斗,成为江海儿女战斗地的领头人,为新中国创造了骄人的业绩。翻阅着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事迹,不禁让人哽咽,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

心居之处皆细节

——悦读《书房—世界》

□陈健全

去过冰心、孙犁、贾平凹等不少作家的书房,相信书房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书房彰显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既是作家踏实的靠背,也是向外射击的战壕,是一个一己的世界,也是一个放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丁香尺》讲了书桌上的一对镇尺,原木本色,不着漆,亦无任何雕饰,是好友张宗泽送的。作者每每拿它压在笺纸上,伏案写字,香气悠然入鼻,似有仙人飘然而至。于是,写了两句话,请擅长木雕的张宗泽刻在镇尺上,曰:“水墨画案丁香尺,茅草书斋月光心”。作者很喜欢这位天生有禀赋的乡间才子,因与他交往数十年,其中自有许多真情实意的小故事。如作者早年出差到津东芦台,夜宿一家小店,他来看望,闲话间忽跑去打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给作者解乏。于是,这对镇尺一直放在书桌上,更多的不是应用,乃是是个中的情味。“应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

边附着了一些故旧的情意,虽然普通,却不会丢掉。”

《杯中泥土》可谓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人感动。作者回老家宁波慈城给父亲迁坟时,想起在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时见到的杯中故土,便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因为,“我的生命来自这泥土,有它,我心灵的根须便有了着落。”

《架上的书》则道出书是作者的另一个世界。“老书如老友,重新邂逅,会有新得。”心居固然四年,其中自有许多真情实意的小故事。如作者早年出差到津东芦台,夜宿一家小店,他来看望,闲话间忽跑去打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给作者解乏。于是,这对镇尺一直放在书桌上,更多的不是应用,乃是是个中的情味。“应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

假如包法利夫人去了巴黎

□青弋

她剪些纸托盘,给她的袍子换一道压边,或者给简单的菜肴取一个动听的名字……“它们增加了她的官能的愉快和家室的安乐,仿佛金沙,一路洒遍他的生命小径”。很快,爱玛对这平淡无味的婚姻厌倦了,整日胡思乱想,忧郁成疾。查理着急,婆婆如狼若虎:“你知道你女人需要什么?就是逼她操劳,手不闲着!只要她像别人一样,非自食其力不可,她就不会犯神经了。这都是因为她整天没事干,脑子净胡思乱想的缘故。”姜还是老的辣,老太太说得大对了,文艺青年的病多半是闲出来的。连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作为富裕的农场主为了排解心中苦闷,会和他雇用的农民一起下地干活,然后躺在蚊虫叮咬的草垛上睡得鼾声如雷。

再说爱玛,她一直梦想拥有

小说里的浪漫爱情,与多金、帅气的男主谈情说爱,过巴黎上层社会活色生香的生活。在偶然的一次舞会中,风流倜傥的伯爵来邀她跳舞,令她怦然心动。见识过上流社会的一鳞半爪后,爱玛“希望望,又希望住到巴黎”。于是,心有不甘的她飞蛾扑火般地一次次出轨,希望能借助爱情的翅膀逃离小镇远走高飞。可惜,不论是富有的地主罗道耳弗,还是俊美的穷学生赖昂都没有真爱过她,他们只垂涎她的美貌,并不关心她的灵魂。于是,有人说爱玛是死于债台高筑的套路贷中,但我却认为她是死在对爱情的绝望下,欠的钱还不至非死不可。爱玛也是想活下去的,她找赖昂,赖昂根本无力帮她,她也不想帮,只好戴着脸去找旧情人罗道耳弗,旧情人一开始以为她是投怀送抱的,于是,他柔情款款地意欲

重温旧梦。但他听清她是来借三千法郎时,立即变脸下逐客令。可怜的包法利夫人,一直生活在自己虚构的温情世界里,人人赞她美,说她仿佛巴黎女子,男人们都爱她,哪里见过生活如此狰狞凶狠的一面。于是,她像惊弓之鸟,又惊又怕,仓皇自杀。

小镇(城)姑娘大都做过爱玛的梦吧,日剧《东京女子图鉴》的女主,不也觉得自己应该出生在巴黎或者纽约,再不甘也是东京、横滨。问题是,爱玛真到了巴黎会怎样?就会生活得很好吗?不会。因为她无法跻身主流社会过富裕奢侈的生活,但又真切地看到了,内心受到的冲击会更大。经济不独立,丈夫的实力又无法支撑她的繁华都市梦,加上性格上的缺陷,必然还是悲剧收场。

有人说爱玛的悲剧,是时代

鸟信任的人。”记得,这事轰动一时,传为美谈。作者闻讯后,由衷佩服南通人的文化素养,尤其是这位张厂长的智慧——“文学本是潜移默化 and 间接地影响生活的,他却赋予文学一种直接的化解生活纠结的效力。这是他的一个创造。”本世纪初,作者来通,两人相遇,因了当年那个“奇缘”,见面甚亲切。已退休的老张喜欢收集木雕,特意送了一件精工的花盆座给作者做纪念。缘此,作者不禁感慨:“我不会忘掉那件意味深长的往事,这个纪念品一直放在我书斋里。”

在心居,诸如此类物中有人、人中有事的还不少。由此可见,作者是看重细节的人。书房—世界,“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一定会重新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说得多好!

初夏的阳光照射在丰盈而饱满的夏日上,读着如是沁人心脾的文字,仿佛打开心灵的一把钥匙,思想之风扑面而来。试与内心交感,与书房交感,似也触发了“是你的珍珠鸟把我引来的。”张厂长说:“我讲大道理,说不定人家不乐意听,我借助作家的《珍珠鸟》来表述我的心愿,我愿意做爱珍珠鸟的人,也愿意做被珍珠

造成的,其实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悲剧。《蒂凡尼的早餐》里十九岁的乡下姑娘霍莉,只身来纽约闯荡,一心想嫁富翁改变命运,最终却梦碎一地。搁到今天,依然可见这样的剧情在上演。我认识一个姑娘,一心想嫁“高富帅”,最终在繁华都市里迷失了自己。“高富帅”与“白富美”,其实中间的“富”字最难求。这些抵达“巴黎”的“爱玛”们并没过上想要的生活。

看完小说后,感觉不过瘾,又看电影。2015版电影中的包法利夫人长相太硬,还阴郁(我心目中的爱玛是娇俏、风情而文艺范的)。但却记住了剧中可怜的查理规劝妻子的一句台词: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话是送给小镇(城)姑娘下的一贴良药。忽然觉得看似愚钝的查理,原来是看透生活的智者,他的不幸是娶了爱玛这样的文艺青年,又爱她爱到发疯。他并没听从妻子的建议搬去巴黎,以为只要待在小镇就能守住他的幸福,殊不知命运的悲剧早已写好。

是什么都有意义的话,不是叫人喘不过气来嘛。”

山下和美漫画中有一段话“那风从哪里吹来,云又将飘向哪儿,世界的尽头在何方?想知道答案,唯有往前走。翻山越岭仍不见尽头,但这个疑问不断催我前行。”是枝裕和引用这段话,是希望媒体能亲眼去看他所见的草原,当他们能准确地描绘出从内部看不见的草原时,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一定会颠倒过来。

我很喜欢“有如走路的速度”这个书名,以缓慢的步调,不疾不徐,挖掘脚下微不足道却更柔软的事物,且行且思考,这才是有格调的优品生活。

1949年被秘密派遣潜入台湾,后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1971年在台壮烈牺牲的史与为和他的7名如东籍同乡;还有16岁投身抗战,历经九死一生,火化后骨灰里残留两颗子弹的战斗英雄李忠月等等。

一页页感人肺腑的文字,一段段扣人心弦的经历,证明了共产党员是钢铁铁铸的铮铮硬汉,是忠诚党的事业的模范先锋,是高风亮节的做人榜样,是奋斗到底的人民英雄。

读完王希同志怀念父亲王强的文章《初心不改,自强不息》,一个早年参加抗战立过战功,离休后又孜孜不倦为新四军研究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前辈出现在我们眼前。王强老前辈不忘初心,唯实修史,锲而不舍地攻坚克难,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为新四军研究工作奉献出自己的后半生,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新时期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党的旗帜耀日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我们前辈的脚步迈得坚定踏实,他们留下的足迹,他们的信仰和精神,将引领我们在新的征途上继续砥砺前行。

书评

新书架



《谁在看中国画》

[英]柯律格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讲述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观看者如何塑造了“中国绘画”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探索艺术作品与观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使我们对中国绘画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变革产生新的认识。介绍了观看者的理想类型:士绅、帝王、商贾、民族和人民。在讨论中国艺术观看者的变化时,作者强调,中国文化中意象的多样性,使我们无法明确概括出“中国绘画”的构成。



《朱三小姐的一生》

任晓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本书延续了作者关注的上海底层市民视角,6篇作品围绕情、爱、欲望、人伦等主题,在人性探索方面,又有新的开掘。《朱三小姐的一生》描绘世态炎凉,《别亦难》展现家庭暴力的因果怪圈对男女两性的交互伤害,《迎风哭泣》试图描摹同理心变化时,作者强调,中国文化中意象的多样性,使我们无法明确概括出“中国绘画”的构成。



《秋园》

杨本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914年,世上有了“秋园”这个人。1918年,汉语有了“她”这个字。今天,她80岁的女儿,把普通通的她,讲给世界听。“我写了一位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写了我们一家人如何像水中的浮木般挣扎求生,写了中南海那些乡间人物的生生死死。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人的疆域》

[英]埃利亚斯·卡内蒂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卡内蒂一生是20世纪欧洲苦难的缩影,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将“笔记”作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创作体裁加以实践,在笔记中对自己的观察、记忆、灵感与哲思进行记录。卡内蒂善于将个人体验及其所在世界的一切融入格言警语之中,“这些笔记记录了最崇高的斗争之一,那就是避免失去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盲目的世界中的人的视野。”



《故土的陌生人》

[美]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困惑不已的美国国民试图了解保守派的阶级、种族、教育背景、宗教环境,以及工业、政府、媒体等社交领域对其政治之下的情感所产生的影响。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深入路易斯安那州莱克查尔斯一类的社区,以环境污染为锁孔问题,探索保守派人士的一个个深层故事,寻找攀越美国保守派与自由派间“同理心之墙”的可能性。